

師範小叢書

西洋十九世紀之教育家

陳博文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師範小叢書

西洋十九世紀之教育家

陳博安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二一五五〇)

師範
小叢書

西洋十九世紀之教育家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陳博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西洋十九世紀之教育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康德	五
第三章	裴斯塔洛齊	二四
第四章	裴希特	三九
第五章	士來厄馬赫	四六
第六章	黑智爾	五一
第七章	札科托	六一
第八章	赫爾巴特	六五
第九章	福祿培爾	八二

西洋十九世紀之教育家

第十章 梅因·····	一〇一
-------------	-----

第十一章 納斯欽·····	一一一
---------------	-----

第十二章 斯賓塞·····	一二七
---------------	-----

二、

西洋十九世紀之教育家

第一章 緒論

我們要討論西洋十九世紀著名教育家的學說，不得不把當時的教育思潮先說一個大概。十九世紀的教育思潮，可大別爲新人文主義和實證主義二派。新人文主義很明顯地顯出是十七八世紀的思想的反動，而實證主義卻是十七八世紀的思想的連續。

十七八世紀之末，對於理性主義發生一種反動。所謂理性主義，唯理智之力是賴，故其結果，一方面成爲利益主義、快樂主義，他方面成爲一種很淺薄的經驗主義。但是這種思想不能充分地使當時人心滿足，尤其是對於北歐以情操爲主的民族的要求最不相合。因此，反對十七八世紀以來的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快樂主義，而以情緒爲主——即以感性的生活爲主——的，審美的文藝的思潮，便因以興起了。這就是新人文主義。新人文主義，如其名所示，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有

相同之點，即在均欲使希臘羅馬的古典和文化復活。但是十七八世紀的理性主義，亦重古典研究，惟偏於希臘羅馬思想中的主知的和經驗的方面。而新人文主義則偏重於古典中之文學的情緒的研究。所以新人文主義在某種觀點上也可說是十七八世紀理性主義的繼續。至於新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不同之點，就在於前者側重希臘的古典，而後者側重羅馬的古典。

新人文主義和人文主義雖同在求古典的復活，但其中有不可輕忽的差異在，即人文主義不僅以恢復羅馬古典為主，並且有機械的模倣的傾向；而新人文主義則不以一種形式的機械的學習為主，其目的要表現希臘羅馬古典中所含的思想和情感，即欲把希臘人羅馬人固有的文化移植於現代的民族中。換言之，即欲把希臘羅馬的古典翻譯出來，並貫通其理想，而促進當時民族的文化。從這點看來，新人文主義又是調和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了。

至於實證主義則很明顯地是十七八世紀理性主義的連續。所謂實證主義，是一種以實際事實為論證的思想，對於自然界和社會的事物作精密的觀察，且訴諸於實際的經驗而努力於真理的決定者。這種思想，起源於古之希臘，及十七八世紀時，則非常發達。自從十八世紀之末到十九世

紀之初，因爲新人文主義的勃興，遂一時失去勢力。可是等到十九世紀的中葉，便又重新興盛起來。至於實證主義所以繼新人文主義之後而勃興的原因則有種種：（一）因新人文主義的思想，尤其是德國哲學的新人文主義的思想，太偏於想像，而有許多事不能和實際事實相符；（二）因十八世紀以後，社會的經濟的活動發達的結果，遂使人尊重經驗的事實；（三）因十九世紀交通機關的發達，而使自然界觀察的範圍擴充，因此世人漸感覺到文學的思想的弱點了。

但是十九世紀興起的實證主義，和十七八世紀的理性主義亦有不同之點。大抵十七八世紀的理性主義是一種僅賴理性的幻想和經驗的判斷，而缺乏歷史的發達的思想。至於實證主義則不然，且又注重於歷史的發達的研究者。實證主義所以利用歷史的研究的方法，則係受新人文主義的影響。

總而言之，新人文主義的教育思潮，大體是哲學的、文學的、想像的；而實證主義的教育思潮卻是合理的、經驗的、實驗的。前者之中又可分爲三派，即文藝的新人文主義、理性的新人文主義、和社會的新人文主義；後者之中亦可分爲三派，即自然科學主義、心理學的自然科學主義、和社會的實

證主義。屬於新人文主義的著名教育家有納斯欽 (Ruskin)、康德 (Kant)、赫爾巴特 (Herbart)、裴斯塔洛齊 (Pestalozzi)、福祿培爾 (Froebel)、士來厄馬赫 (Schleiermacher)、斐希特 (Fichte)、黑智爾 (Hegel) 等；屬於實證主義的著名教育家則有斯賓塞 (Spencer)、札科托 (Jacotot) 及梅因 (Mann) 等。本書所述，即以上列諸人爲限。

第二章 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傳略 康德是於一七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生於普魯士的哥寧斯堡 (Königsberg)。他的父親約翰喬治康德 (Johann Georg Kant) 操馬具工業，家境貧寒，於一七一五年和同行者的女兒安娜列基那羅衣脫 (Anna Regina Reuter) 結婚，其後共生男女九人，康德行居第四，其他八人中，只有一姊二妹及一弟長成，餘均夭亡。康德幼時的思想，受他母親的影響至鉅，對於敬神觀念非常發達。八歲時，他的母親因神學博士叔爾策 (Schulze) 先生數番的勸導，遂命他入菲特列學校 (Collegium Fridericianum)。這學校和當時的文化極有關係。當十七世紀末葉，盛行一種敬虔主義 (Pietismus)，此主義在哥寧斯堡極為盛行，叔爾策即其代表者。叔氏既負當時盛名，另方面又很得當地人士的信仰，所以除擔任神學教授外，又兼為教育家及官吏。康德受此著名人物的提攜而入這學校，自屬一時幸運，但所受之惡影響亦不少。因為這學校的目的，在於灌輸真正的耶穌教於一般學生的腦中，故對於宗教儀式極為重視，因此，兒童的心靈大都閉塞。

不開。康德晚年自述，對於這學校的校風，毫無褒詞，惟對於當時誨人不倦的教授，永遠表示敬意。

康德於一七四〇年秋間，以第二名畢業離校，同時考入哥寧斯堡大學爲正科生，專攻哲學、數學和神學。從一七四〇年至一七四六年，通稱爲康德做大學生的時代。在這時期內，他的父母親相繼病故，家庭狀況困苦，困乏不堪。但是他在學術和思想方面卻在那裏開始發動了。上面已經說過，康德在小學生時代，因學校中敬神觀念太注重之故，思想非常閉塞。自入大學以後，遂產生精神上的一種自然抵抗，所以智識慾非常發展。在此時期中，影響於他最深而給他學術上最大之助力者，爲哥寧斯堡大學論理學數學助教諾村（Martin Knutzen）氏。這位青年助教諾村氏，平素不好毫無獨立性格的學生，他教他們應該絕對由自我出發，爲獨立的思想家。他知道康德有絕大的天才，時常於私人談話中鼓勵他向上的勇氣。他介紹康德以牛頓的著作，並且使彼能遍閱一切書籍。其結果，康德第一次著作關於活力的計算之探討（Gedanken von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te）遂應運而生。這篇論文不能當作康德代表的著作，但因此可見青年著作家堅決的態度。他那時已大膽宣言道：『我若想發明真理，那牛頓、來布尼茲（Leibnitz）的

威儀，應當一毫不顧。」這種精神，固然是康德先天性成，到此方露頭角，他方面也可以說是諸村氏鼓勵的功勞。

康德從父母雙亡以後，經濟上非常困難，但他自負甚高，除掉受叔爾策，他的伯父和幾位好友資助以外，很不願意受他人的憐憫和學校方面的津貼。他因為要實現他的理想，不得不暫擇一職業，於是在一七四六年畢業離校，此青年著作家遂一躍而為家庭教師了。

從一七四七年至一七五五年，通稱為康德做家庭教師的時代。他最初是在哥寧斯堡近郊查德興 (Judschen) 的安得希 (Andersch) 牧師家做教師，其次是在安斯多夫 (Ans Dorf) 的哈爾森 (Hulsan) 家中任教，最後是在勞丁堡 (Rautenbure) 的愷撒林克 (Kaiserlingk) 伯爵家中擔任教席。他做家庭教師共有八九年之久，教育上的經驗因此大有增進。一七五五年他提出論文，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十二月被任為哥寧斯堡大學的講師。從這時候起，康德方纔開始講授。此後十五年間，他的地位上毫無變動。其間雖有兩次教授的出缺，但是康德終究不能補到。一七六四年，柏林招他去做詩學教授，他不肯去。一七六六年，他升任為州立圖書館副館長。

康德做講師時，他的生活已較前爲寬舒了。當時的講師，比較今日，來得自由，來得空閒，並且還有大批聽講費的收入。他在大學開講的最初，在論理學，形而上學之外，兼講自然科學及數學。而他文學的講義，聲譽尤佳，最受學生及學生以外一般人士的歡迎。就該時的著作而論，除關於各擔任學科的論文而外，康德另著有一般自然史及天體論（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這是在一七五五年所著的。在這本書內，康德根據牛頓的學說，論述世界構成的由來。在這書的序文中，更有他關於自然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之意見，他已隱隱地想把信仰和認識分離，以圖兩者根本的融和。他的批評哲學的曙光，可說已現於此。

自從一七六〇年以後，康德的思想，始現一種蘇格拉底式的新傾向。他在這時候於內面的道德性始加重視，而於從來之數學的和科學的研究乃至煩瑣哲學，都一律輕視起來了。換句話說，即從此時起，康德纔注重人生而輕自然，重道德而輕科學，重意志而輕認識。而這種傾向是與當時思潮的一般傾向極有關係的。當時，德國的精神界始由長夜的好夢初行驚醒，竭力想向新的人生的充實積極前進，而其先覺者就是勒新（Lessing）。他方面國外的文明澎湃而來，英國的哲學和

文學早已引起德人的注意。如沙甫慈白利 (Shafesbury) 和休謨 (Hume) 在德人中尤有不少的崇拜者。就法國的學問家而言，如福耳特耳 (Voltaire)、孟德斯鳩 (Montesquieu)、盧梭 (Rousseau) 等，都是德人敬慕的中心人物。

康德對於這一類的新思潮，是極端主張吸收的。而就中，他尤酷愛盧梭。他自己說道：『我本來是天生成的一個學究者。我對於學究這件事是最喜歡的。對於智識的飢渴，求智的熱望，是永遠支配着我的頭腦。我常以爲只有智識乃有真正的價值；所以對於無智者常有一種憐憫之念。但是這是錯了，而示我以這種錯誤的就是盧梭。』康德對於智識的評價，從此以後完全一變。他從此始以爲科學與思辨沒有絕對的價值，卻不過是所以達到最高目的之一種手段。他從此始以爲對於道德的努力乃是人類最高的義務。這樣，對於認識之道德的優越引起康德的哲學的內容上之變化。哲學乃成爲一種實學 (Weisheitslehre)，哲學乃是所以明定科學和人生的關係，因而制止智識的跋扈之學問。以康德之筆法講起來，就是大宇宙的哲學者牛頓不得不把思想界的宗主權讓給小宇宙的哲學者盧梭了。換言之，自然的客觀的研究，不是思想問題的中心，而道德的主觀的研

究，卻成爲思想問題的中心了。這樣，批評哲學的基礎已被奠定，同時，純粹理性失卻從來的絕對性，乃不得不受康德的批評了。

一七七〇年，康德升任爲正教授，所擔任的是論理學及形而上學。他於開講之時，大試演說，題目爲感覺界及睿智界的形式及原理（*De Mundi sensibilis atq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s*），這就是新哲學的第一聲。一七八一年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始行出世，這實係康德著作中的中堅。從此以後的十年間，確是他著作上最盛的時代。如將來的哲學之預告（*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一七八三年出版），道德哲學的基礎（*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一七八五年出版），自然科學的哲學的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一七八六年出版），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一七八八年出版）和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一七九〇年出版）等書相繼刊行。至一七九〇年以後，康德的思想和筆力，都次第現一種衰頹的氣象。但是他的感化與名望，卻是日廣一日，年高一年。在德

國全國，無論新教大學，無論舊教大學，都研究批評哲學。而各地方的學生以及一般人士，也有因為景慕康德而親至哥寧斯堡大學來受教者，斐希特（Fichte）就是其中的一人。

康德雖年事日高，而仍著作不倦。他於一七九三年著理性範圍內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一七九七年著法理學的哲學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一七九七年著道德學的哲學的原理（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Tugendlehre）。一八〇三年，他的門生林克（Rink）把他在哥寧斯堡大學關於教育學的講演錄編輯成書，名為康德教育論（Über Pädagogik）。康德生平足跡未出普魯士的國境，然以讀書之多，得補觀察的不足。他的性情溫厚爽直，好交際而重友誼。因為體弱，極重衛生，並且終身未娶。他的起居飲食，都有定時。於此可見康德的偉大。一八〇四年二月十二日康德逝世，葬於斯施亞康（Stoa Kantiana）。

學說 康德哲學號稱批評哲學。所謂批評哲學，是與獨斷論及懷疑論相對而言。照康德的意見，獨斷論者與懷疑論者兩派是古來哲學學派的二大傾向。前者對於人類理性的能力不加探討，

即行論究各項的問題，即有時超越理性所及的範圍，也不毫加顧慮。後者因為獨斷論者的主張過於空洞，不足徵信，乃疑到一切智識不能成立。這兩者所得的結論固屬不同，可是對於智識的性質，理性的能力等等不預行研究，這一點卻是兩者共有的缺點。批評哲學就為補救這種缺點起見而起的一種「先從智識本身預先研究」的哲學。而這種批評哲學的根本問題，要在對於先天綜合判斷的可能樹立一鞏固的根據，換言之，就是在於樹立普遍妥當性（Allgemeingültigkeit）與必然性（Notwendigkeit），也就在於樹立所謂「先天的」（a priori）。康德以為人們的認識可別為二部：一為由經驗而生的部分，這就是經驗的；一為不由經驗而生的部分，這就是先天的。我們平常對於某一種智識往往信以為無論何人對之都會承認，無論任何時所都不變更。換言之，我們對於某一種智識，往往確信以為具有普遍妥當性與必然性。但是精細想來，這樣的性質若單由經驗的累積卻決不能獲得。所以對這一種智識我們名之曰非經驗的，也名之曰先天的。而與此相對的經驗的智識則名之曰後天的（a posteriori）。康德所謂「先天的」一語，是「普遍妥當的」與「必然的」的意思，是立於論理上的見地，對智識的原理而言的，和普通心理學上所謂先